

被称为“台湾娘子”的张平宜，十多年来一直在为昔日麻风病康复村的孩子们奔走。彼时，她曾经在那里见到多位拖着淌血的残肢缓慢前行的麻风病患者，苍蝇在他们的伤口处打转。而今，医疗的进步已经让这个景象渐渐变成历史。以前张平宜的精力是培植学校，现在有些改变。她还会管孩子，但不用所有事都做了。她说自己有可能会往经验分享的路去走，“台湾娘子可以下凉山了”。



张平宜：“台湾娘子”可以下凉山了

谈新书

触碰隔壁的世界

笔者：这本书简体版叫《触》，与繁体版相比，名字的变换是什么意思？

张平宜：取名《触》有几个原因，首先大营盘是四川的一个角落，我希望用繁体字的“觸”，因为简体字的“触”看起来还是不够有触感，繁体版右侧

是“蜀”，左边是“角”，我去的刚好就是四川的角落。再有我用这张封面的意义是：我是一般社会的人，我触碰隔壁的世界，双方因为触碰而有所认识和了解。

笔者：简体版在内容上和繁体版的区别是？

张平宜：有三分之二和繁

体版一样，然后又加了一个10年手记。我很想跟人家分享一个公益组织成长10年的过程，从无到有，怎么能在一样的梦想中每一年有所成长。当然有时候也蛮令人挫败的。我觉得这个10年手记是任何公益组织都应该看的，公益组织的成长真的没有那么容

易，这里面有“铁娘子”的张平宜，也有多愁善感的张平宜。另外还增加了附录的部分，因为很多人想要了解麻风病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加了历史上和麻风病有关的东西以及政策上的改变。



谈孩子

希望他们有尊严地闯，但他们只能打工

笔者：曾经看过一个视频，你在麻风村带的第一批小学生毕业时，你们非常激动。但是这批孩子毕业之后走的路，可能和你期望中的并不一样。

张平宜：这是这本书里我最难过的一篇，我曾经考虑要不要写，因为写完太感伤。第一批毕业的孩子现在只剩下一个还在身边，其他都走了。爱是一把双刃剑，最后我要学的是放手的智慧。我把他们从小带到大，我希望他走的路不见得是他要走的。我多么希望他们成龙成凤啊，但是孩子说他要的是自由。你心里会说“你准备得还不够”。但是他

们总是很急切地要长大。

笔者：他们去哪儿了？

张平宜：基本上去工地做工了，小学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感动，大营盘那么久没出过小学毕业生了！可是等到有一天他们到了外界，才会发现他们需要学的东西更多。他们毕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不错了，但是大陆一年600万大学毕业生，你出去外面跟别人打拼很辛苦的。可他们要自己去闯，才知道到底我们告诉他们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他们能做什么？只能在工地打工。

笔者：但是他们毕竟离开了

村子。

张平宜：他们拥有身份证件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了，但“离开”应该是有尊严地到社会闯，不仅仅是能走出去，而是能够公平地和别人竞争，历史背景造成他们最缺少的就是这个。我觉得“尊严”这个词很重要，这是我们平常在外面社会的人不能理解的，我们一开始已经占了优势，只是平时你不会觉得，直到你跟深山里的孩子对比的时候。

笔者：你刚刚也讲到挫败感，这个挫败感指的是什么？

张平宜：我的组织在台湾，

我是从台湾管理大营盘，关心孩子，距离遥远让我有很多无奈，很多事情我没办法亲力亲为。再者，大陆的教育资源留给麻风村的孩子们的很薄弱，他们的社会环境差距太大。父母本身没有文化，通常在教育和经济之间会选择经济，凉山应该是中国大陆童工最多的，小学没毕业就出外打工。所以我要和很多社会大环境做抗衡，这让我很无力。再者就是说，除了这个，小孩本身念书是需要天赋的，有的孩子怎么讲都真的……1算到10，超过了就算不出来。各种因素在一起，这段过程我觉得很难，和我预期的不一样。

人物名片

张平宜，女，作为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，“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”执行长，曾担任《时报周刊》、《中国时报》记者及撰述委员，作品《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》、《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》先后获得第七届吴舜文新闻采访奖等奖项。著《悲欢乐生》一书记述台湾麻风病疗养院的历史，入围德国第二届“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”。

2000年，张平宜辞去工作，来到四川凉山一个麻风康复村。村里唯一的小学挤着70多个学生，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，张平宜通过募款，终于在大营盘建立了新的学校……张平宜帮助凉山州越西县大营盘村的事迹，先后被中国青年报、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道，反响强烈。2011年7月，张平宜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“第六届中华慈善奖”最具爱心行为楷模称号，并成为“2011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”。

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词

蜀道难，蜀道难，台湾娘子上凉山。跨越海峡，跨越偏见，她抱起麻风村孤单的孩子，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。她看起来无比坚强，其实她的内心比谁都柔软。

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，大陆中央电视台搜集2011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，其中有一位来自台湾云林的前平面媒体女记者张平宜，在四川帮助麻风病患，这种善心是非常了不起的！

(本版稿件据新华社)

麻风村逐渐消失，现在做社会康复

笔者：我印象里也有麻风村的父母会想尽办法供孩子读书，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把所有的救济金攒下来了。

张平宜：对，那个是德昌的孩子。他读到大学毕业，毕业就结婚了，在成都附近开了个店，急切想赚钱，但做得并不好。物质是我们的孩子出来后最大的诱惑，不容易把持。孩子们各有各的命运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骂自己是猪，我常常讲说，“如果再做我就不再姓张”，我已经换了太多姓了。

笔者：你多久要骂自己几

次？

张平宜：不晓得，女人的情绪和天气一样。现在我没有年轻时的体力了，光跑凉山都会害怕。那边一直是盘山路，要经过好几个县，以前我一天可以爬3个县，现在每次都觉得这条路越走越长。

笔者：现实这条路呢？

张平宜：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转换，以前的精力都是培植大营盘，现在有一点改变。大营盘今年也出了第一届中学生，从学前班一直到初三，十个年级我都实现了，今年应该可以把管理学校的责任交还给学校。我还是会

看学生、发奖学金，但不像以前还要管水、管饭、管孩子谈恋爱。这一两年我在大陆拿了太多奖，自己都不敢退。我有可能往经验分享的路去走，可能想要到云贵去，和当地组织合作。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了，“台湾娘子”可以下凉山了。

笔者：你在书里也写到，麻风村逐渐消失，这种变化对你们工作有影响么？

张平宜：要是有一天这个社会的变化会让我失去工作，那就是我要的。麻风村逐渐消失，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康复的过程。

我常常跟别人讲说，如果你

愿意跟我一起工作，就是在写历史。早些年我还不敢邀请别人一起做，当时还是有5%左右的传染率，我不能说服别人说你是那个完全免疫的人。可是如今医疗的改进，我们要做的是帮忙赶快消灭掉麻风村，让他们的后代慢慢回到社会，这样就完成了历史大业。如果麻风病在中国没有了，那印度呢？印度还有几百万人口是麻风病，印度并不把麻风病人做隔离，印度乞丐10个有9个都是麻风病。当我们没有麻风病人了，我们把这个经验做一个国际回馈也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工作到我老死都做不完。